

心中那朵永不凋零的玫瑰花



逝者生前照片

相濡以沫的老伴，已经走了八年，除非在梦中，再也无法相见。每每人们提起他，我便心如刀绞，潸然泪下，内心的苦痛无以言表。八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

2001年冬天，寒冷而干燥。农历腊月初三，他溘然瞑目时，天空下起了大雨。安葬时，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，整个大地披上了银装，仿佛天地都在悲伤流泪。我感触颇深，曾写道：“一冬无雨天气早，腊月初三天突变，吾夫溘然飞天去，感动苍天泪涟涟。”

老伴出生在济南市东郊的一个菜农家庭。家境并不富裕，兄

弟两个。其父视其瘦小单薄的身子，白白净净的脸膛，是一介书生相。便让其哥哥务农，供其读书。他上中学期间很是艰苦。中学就读于济南一中，学校距他家有十多里，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，帮其父亲担着菜，绕道去菜市场把菜放下，然后再去学校。午饭便是凉糊饼就咸菜。因此，老伴养成了吃苦耐劳、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。

1961年，老伴高中毕业后考入当时的临沂师专。那时国家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，一年后，学校在“巩固，调整，充实，提高”八字方针下，被调整撤销。城市的学生只能分配到临沂地区。服从分配是我们那代人的天职，我和他是同班同学，便一起来到了沂蒙山。后来，我们相爱了，牵手走进了婚姻殿堂，走过了近四十个春秋。

我和老伴虽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有许多的三同。我们同年同月同日上大学，学的同一个专业，同年同月同日参加工作，又分到同一个单位。我和他，朝夕相处，并肩战斗。退休后，我俩又一起上老年大学，学书画。我们手挽手去跳舞，肩并

肩去散步，人们都羡慕不已，称我们是“鸳鸯夫妻”。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个“兰”字，他曾深情地为我画了一幅兰草，并题诗铭志：“少时结妻兰最亲，年逾花甲情更深。相亲相爱四十载，百年不移半寸心。”

老伴心地善良，正直诚恳，是个闲不住的人。退休后，义务录磁带在广场教大家跳舞，认真仔细，不厌其烦。当有人要凑钱表示感谢时，他却说：“咱们在一起不就是锻炼身体图个乐吗，你们如果给我钱，我就不教了。什么事情一沾上钱字，就不是原味了。”有位同事承包了一家舞厅，聘请他去教交谊舞，报酬颇丰。他婉言谢绝，他说：“广场上的那些老哥们，老姐妹更需要我。”

老伴能歌善舞，多才多艺。在中学和大学里都是文体委员。退休后，又成为老年大学艺术团骨干。去厂矿演出，给人们送去欢乐和艺术享受。他病逝的那一年老人节，身体已经虚弱不堪，腰部疼痛难忍，腿都抬不起来，但仍然坚持给老年大学的学员排练舞蹈，并和他们一起演出。舞台上的老伴依旧精神百倍，谁也

不会相信他的癌症已到了晚期。台下的我清楚地看到他的额头上渗满细密的汗珠，我的一颗心揪得好紧好紧。

老伴宽厚无私，真诚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那是个唯成分的时代。由于我出身于资本家兼地主家庭，他几次入党提拔的机会都错过了。是我影响了他的仕途，我感到内疚和自责。我曾问他：你后悔吗？他回答说：“没有什么后悔的，我一生选择了你，就选择了你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出身。一生不需求一官半职，只求平平安安，一家和和睦睦。”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老伴是个难得好丈夫，他温柔体贴。他比我年长几岁，总像对小妹一样尽心呵护我。由于工作需要，他经常出差，每次出差前，他都把粮食、煤买好。出差回来，他看到我一人在家又要上班，又要照顾三个孩子，很辛苦，就主动帮我做饭、洗衣服，忙这忙那，一刻也不闲着。他不但是尽职尽责的好老公，也是一个儿女们的好父亲。孩子结婚他亲自安排，装修房屋他亲自前去督阵。孙辈们上学，他不辞劳苦来回接送。他是我

们家里的主心骨、顶梁柱。

老伴勤快，爱整洁。他什么活都会干。他是电工，又是木工，还是泥瓦匠。家里的小家电有点小毛病他修理一下就好了。几块小木板经他一订打，就是一个小板凳。原来我们家地面是红砖铺成的，他都擦得锃光瓦亮。墙壁一年自己粉刷一次。他把我们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井井有条。邻里们都称他为：“孙板正”。

亲爱的老伴，你走了整整八年了，我们牵手走过近四十年，有风雨，有泥泞，更多的是欢乐。如今，正该享受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时，你却匆匆而去，把无尽的悲痛与怀念留给了至爱的亲人，可我对你的思念却绵绵不断。我常常在梦中寻到你的身影，在回忆中感受你的真情。你对工作的兢兢业业，对他人的无私奉献，对儿孙的关爱呵护，都将成为我今后岁月的无尽慰藉。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一生的爱，思念你啊，我心中的那朵玫瑰花。

勤劳一生足堪称儿孙表率，忠厚毕生实乃邻里楷模。便是老伴你一生的写照。

文/陈文兰